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满城风雨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滿城風雨
張恨水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满城风雨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城风雨 / 张恨水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6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49 - 4

I. ①满…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326 号

整 理: 萧 霖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5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

持的蒙藏垦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

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不论张氏本人怎样看，《啼笑因缘》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随便举出几件事来证明。《啼笑因缘》发表后，被上海明星公司拍成六集影片，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戏剧和曲艺，在各地广泛流传；再有《啼笑因缘》被许多人续写，迫使张氏不得不改变初衷，于1933年又续写了十回，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儿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绝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地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这种由别人代庖的续作，出书者至少有四种：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青萍室主《啼笑因缘

三集》、康尊容《新啼笑因缘》和徐哲身《反啼笑因缘》。虽然远不如《红楼梦》续作之多，但在民国通俗小说中已经是首屈一指了。张氏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还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使张氏名声大振，约他写稿的报刊和出版家蜂拥而至，有的小报甚至谣传张氏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并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一部汽车。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张氏当时收到的稿酬也有六七千元，的确不能算少。这样，他就可以去搜集一些古旧木版小说，想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在此时，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作为一位爱国的作家，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自不会沉默，张恨水在1931至1937的几年间，先后写了《热血之花》《弯弓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啼笑因缘续集》《风之夜》等涉及抗敌御侮内容的作品。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走了一遭，此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违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此后，他写了《燕归来》，以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惨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取道汉口，转赴重庆，于1938年初抵达，即应邀在《新民报》任职。抗战八年间，他除去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作品，即《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均先于《新民报》连载，后出单行本。抗战胜利，张氏重返北平，担任《新民报》经理，此后几年他写了《五子登科》等十来部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底，张氏辞去《新民报》职务。1949年夏，他患脑溢血，经过几年调治，病情好转，张氏便又到江南和西北去旅行。1959年，张氏病情转重，至1967年初于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张恨水一生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印成单行本的也在五十种左右。说到张氏作品的总特色，一般常感到不易把握，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变。其实，这“变”就正是张恨水作品最鲜明的总特色。

张恨水是一个不甘心墨守成规的人，他好动不好静，敢于否定自己，这正是作为开创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读一读张氏的《我的写作生涯》，就会发现他总是在讲自己的变，那变的频繁、动因的多样，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实属仅见。……待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张恨水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在思想上的求新仍未稍解，他说：“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错。”

追求入时，可说是张恨水的一贯作风，不仅小说的内容、思想随时而变，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应时变化。仅就内容、思想方面的变化而言，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也很常见，说不上是张氏独具的特色，但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变化，就不同于一般了。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事例，譬如他曾提及回目格式的变化，他说：“《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辞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即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地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辞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再譬如他在谈及《金粉世家》时说：“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胜列举。

张氏的多变还体现在题材的多样化。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

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第二篇叫《中原豪侠传》，是张氏自办《南京人报》时所作。此外，张氏还写过仿古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他说：“《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地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地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像。”再有就是张氏还仿照《斩鬼传》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新斩鬼传》。张恨水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尝试，探寻着各色各样的内容及表达方式，他甚至也写过完全以实事为根据、类似报告文学的《虎贲万岁》，也写过全属虚幻的、抽象的或象征性的小说《秘密谷》，他的作风颇有些像那位既不愿重复前人也愿重复自己的现代大画家毕加索。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最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

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目 录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1
第一回 两岸金鼓喧龙舟竞渡 四城灯火熄风鹤疑兵		1
第二回 爆竹喧天壶浆迎战士 斯文扫地鱼贯缚书生		16
第三回 夕照起悲笳攀门惨别 西风飞野火微服逃生		32
第四回 荡产倾家劫余纳重赋 轰雷掣电夜半迫孤城		57
第五回 喋血城壕骷髅易名将 停驂门巷瓜蔓认英雌		84
第六回 治国如斯一隅三反法 救民到底十室九空天		106
第七回 兄弟阅墙操戈招外寇 风云变色掷弹炸危城		130
第八回 战后寻欢儿女供鱼肉 醉中划策家乡付劫灰		157
第九回 憔悴愧重逢香桃骨瘦 从容艰一死丝柳情长		188
第十回 揭竿成义军共图大事 投河殉情侣各有千秋		223

第一回

两岸金鼓喧龙舟竞渡 四城灯火熄风鹤疑兵

火轮也似的太阳高悬在半空中，一点儿云彩没有。一道济河的两岸密密排着高大的杨柳。柳树上的蝉声喳喳乱响，直响入半天去，仿佛这高树上的小虫也热得有些不耐烦了。然而小虫虽是这样怕热，两岸上的红男绿女却是挨肩叠背，编着人篱笆一般对向着河里。柳树荫里，横七竖八歇着凉粉担子、水果挑儿，以及各种卖零食的摊子，纷纷攘攘，夹着一片男女老少嬉笑之声。有些无事的少年，身上穿了绸长衫，手里摇着白纸扇，三个一群五个一党，在人丛里乱钻，分外显着忙乱。至于河里头呢，恰是没有多大的风浪，水面上滚着鱼鳞纹，在毒烈的太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白光向东推轮而去。有些无篷帆的小船，如浮野鸭子一般在水里漂荡着，只是浮来浮去，分明在等着什么。

就在这时，东岸柳树下人声大哗，只听到说是“来了来了！”一言未了，柳树湾里先冒出三道青烟，直冲出柳树梢上去，接着咚咚咚三声高脚炮响，就在这炮响之间，咚咚呛呛一阵锣鼓齐鸣，由柳树湾里摇出五只红色龙船来。这龙船约有五六丈长，舱面上敞着并无遮盖，只一路插着上十面尖角旗子，船头上按着一个龙头，那龙须直拖到水里去。船艄一条龙尾高翘起来，有丈来高，尾上垂着两根绳，挂着一个人在水面上打秋千。船舷上齐齐摆摆坐着两排赤臂汉子，各人身上横斜系着一条红布，手里拿了一条短桨，并起并落地划上河中心。

东岸上的人沸水似的喝着彩，噼噼啪啪放着许多爆竹，船上划桨的人都把桨直伸起来摇撼着，表示答谢岸上人的欢迎。在东岸这样群众欢呼的时候，西岸的人倒反是鸦雀无声，静悄悄的。过了片刻，西岸一道河汉子口里也是三声大炮，一片金鼓，接上划出五只龙船来。这船上的龙鳞画的

是青色，划船的人也都在身上横扎着青彩。当他们划出了河汊，西岸上的观众如潮涌一般，分着南北两路一齐奔向汊口来迎接。游人里面，许多带了“平地一声雷”大爆竹的，点了引线向空中乱抛，表示他们那种欢迎的诚意。小孩子们直挤到水边，向着青龙船高提着嗓子拼命地叫好。

两岸游人对于青红龙船各叫各边好的时候，十只龙船已是划到河心，互相参差着，约莫算是一排。这两边的游人也是向着河心鼓噪个不歇。龙船上的锣鼓都停止了，静听着岸上的人去欢迎。直待这一阵欢迎的风潮过去了，两色龙船中较大的一只，都略略向前在船头上向天空放了三声高脚铙。铙声一响，两岸的人声都沉寂下去了，几万只眼睛都也像放电光似的一齐看着那十只龙船。那两只一红一青的龙船离开了船队，龙头停稳，忽听一声炮响，两只船在锣鼓和欢呼声中，箭似的冲向前，原来这是安乐县和永康县在举行端午龙舟竞渡。

这条大河的两岸是湖东省的两个县，河的东岸就是安乐县城所在地，西岸是永康县城南强洲。两岸百姓每逢端午节赛龙船，本是由来已久的活动。有一年，由于赛龙船发生了争执，变而械斗，在一场火并之后，双方伤亡惨重。官所知道了，就下令禁止两岸端午赛船。事隔多年，南强洲和安乐县人民的感情恢复了，两方就推出人来商议：“赛船原来是一种乐事，不必禁止，只因为我们自己闹意见，把事情弄糟了。现在我们可以呈文地方长官，具结不闹事，把这赛船的事弛禁。”这话一说，双方同意，就由绅士出名，呈文到官厅。官厅因为有体面绅士具结，不能过拂民意，也就把赛龙船的事恢复了。

这一天正是恢复赛船的第一个端午，两岸上的人对这赛船就加倍地增着兴趣，大乐起来。这安乐县城里省立第十中学的学生，曾仿着踢球组织啦啦队的办法，他们组织了一个助威团。这团早已成立，预备临岸助威。可是南强洲有一个南强中学，学生们不甘落后，也组织了一个协进队。两岸的老年人都担着忧，怕又会闯祸，各劝各方不要出阵，学生们也就答应了。

不料到了端午这天，龙船快要比赛了，学生们血气方刚，让紧张的空气一渲染，老人们所劝的话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大家像一阵风一般，一齐带了锣鼓到河沿上来助威呐喊。这些学生队一出来，不但划龙船的人精神焕发，就是两岸看热闹的人也没有一个不起劲的，大家都跟着助威的锣鼓

声昂着头，眼望着自己一方的龙船，只管喊叫。

那两只龙船在河面上两个来回，红龙渐渐上前，青龙渐渐落后。到了第三个来回，红龙比青龙上前十几丈路，就夺了头彩了。这红龙是安乐县城里人划的，那东岸看热闹的上万人齐齐地喝了一声彩，彩声直震入半天云里去。第十中学的助威团格外起劲，便驾着三只小船迎上龙船去慰劳。这助威团里的队长，是中学四年级学生曾仲实。他年岁刚到十八，一股子高兴，穿了一身红格子运动衣，手上拿了一面旗子站在小船头上，在日光里招展着，向得了锦标的龙舟而去。这一种得意自然是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了。

西岸上南强中学的学生看见，大家便商议着说：“这回赛龙船，两岸原是约好了的，大家只作为一种娱乐，输赢都不算一回事。现在看第十中学的情形，简直是丢我们西岸人的面子，我们就能甘休吗？十条船我们还只比赛过两条大的，我们可以去对划船的朋友说，拼命也要争回一点儿面子来。”大家商议了一阵，一面派人划船去通知龙船的人，叫他们努力，一面派人去召集同学，多数的加入协进队来助威。万一就是再输了，也要靠着武力去忠告第十中学不许耀武扬威。他们商议了，通知以后过了片刻，南强洲的四只青龙船划到河心，向红龙船取严阵以待之势。

他们这里比船的规矩，分单赛、同赛两种，单赛是一方一只，其余不赛的船掉头离开一箭之路。现在青龙船齐齐地摆在河心，安乐县的红龙船知道他们要总比一下，也就开了四条船来齐齐地并列。各船上都是人声喧哗，隔着水面和岸上的人声相应答。这期间东岸一声炮响，西岸也相应一声，两声号炮过去，一切的人声都停止了，八只龙船头上八面大旗临风一展，所有船上的人齐齐呐了一声喊，只见那一二百条木桨，拨开八条浪花，将船直冲了过去。

这期间，四条青龙船还是因为第一次比赛失败的关系，大家拼命地向前列了去。船上的进行鼓一片咚咚之声，催着船向前进。一道赛线未曾划完，四条青龙船已有三条上了前，其余的一条，也只在一条红船之后。南强洲的学生协进队十分得意，摇了旗子沿着岸呐喊助威。东岸第十中学的助威队隔水看到大为不服，也沿着岸大叫。他们的队长曾仲实格外性急，约了七八个同学跳到水边，见泥滩边正湾下一只渔船，不容分说大家向渔船上一跳，拿了篙桨将船划上河心，在龙船后面追着大喊前进。看看第二

个来回，县城的红龙有一只追上了洲上的青龙三条，只有一条青龙还在红龙的前面，只要再把这一只青龙追上，红龙又得了个二彩，无论如何是不会输的了。但是那条青龙划船的人都十分努力，看是不容易追上的。曾仲实却私下对他的队员说：“若是三周还追不上，我们就可以到路线上去打搅，大家比不成！诸位肯不肯牺牲一下？”大家便问：“要怎样牺牲的法子？”曾仲实道：“若是转回来，那条青龙还在前面，我们就把这小船故意开了过去，挡了它的去路。它若要让我们时，我们的红龙就过去了；它若不让时，我们这只船就拼了让它一撞，大家都要落水。我们虽都会泅水，但是在河中间比不得在河边下，一口气接不上来，那是与性命有关的。不知大家敢撞不敢撞？”少年人都要的是个面子，哪个肯说不敢？都一致地说“敢”。于是把这只渔船缓缓划上河心，依计而行。

看最先两只龙船靠了河东又划回来，这便是最后的决赛了，那青龙却依然在前面。曾仲实将脚一顿，手上拿着桨，就要划船向前将龙船的去路拦断。正在这时，猛然一抬头，只见东岸上热闹的人如败风吹落叶一般纷纷散去，有些男子汉或者牵了妇女，或者牵了小孩子，慌慌张张丢开河岸，都向进城的大路跌跌撞撞而去。划龙船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觉泄了气，都手拿了桨划动不得，一齐向岸上呆望着。曾仲实也就向岸上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熟人，好打听。

只见柳树下钻出一个人来，一直走到水边，向这里招着手叫道：“岸上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赶快上岸来吗？”曾仲实遥遥认出是他同学魏子高，便问道：“究竟怎么了？你说给我听听。是不是警察出来干涉？”魏子高道：“你不必多问了，快些回来就是了。我来不及……”他说到这里，回头一望，也匆匆忙忙地跑走了。

曾仲实一想，这绝不光是警察禁划龙船而已，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在内，应当上岸一看。于是搅乱敌阵的计划不必实行了，赶紧将船划靠拢岸，船缆也来不及系，大家一阵风似的跑上了岸。在柳林里高堤上一望，只见进城的大路上，三三五五的游人拉了一条很长的路线，大家都是很慌张地向城里走。再一看这柳林下时，一个人也没有，所站的地方除了满地杏子核、桃子核、香瓜皮而外，还有一条板凳、一只女人的红腿带、一把白折扇。

曾仲实想找一个人问问情由，丢了大家，跑下堤去一直追上大路。起

先都是些女人和卖东西的贩子，也问不着什么。追过了好多人，遇着城里一个在县公署当差的，一把拖着他的衫袖，因问道：“划船划得好好的，这是为什么？”那人对曾仲实望了一望，回头又看了一眼旁边，低声道：“现在还划龙船吗？刚才县里得了西平县的电报，县城十里铺已经发生战事了。我们县里已经下了戒严令，六点钟就要关城，你还不打算回去，想关在城外吗？”

曾仲实道：“这话是真的吗？我以前没有听……”只说到这里，后面一个挑担子的撞上前来，将他腿上重重撞了一下，回转头来一看，挑担子的是个老人，他笑着道了歉，也就算了。再回头一看，问话的人已经跑上老远的地方去了。曾仲实心里想着：县里人活见鬼！好好的端阳，大家正快活，哪里来的战事？就是有战事，还在西平县，离我们县城有上百里，大兵也不会飞了来，何必这样惊慌？自己这样想，倒是大大方方地在游人阵里走着。看那些进城的人都是不安心的样子，像有了重大心事似的，倒为之好笑。

正这样走着，迎面有人喊着道：“仲实，仲实，我哪里不把你寻到，你倒是这样自在！真不怕惹祸了。”曾仲实抬头看时，是他的长兄曾伯坚在横路上插了出来，因道：“我看这些人都是庸人自扰、无事生风，这样瞎跑。”伯坚道：“怎样无事生风？县里的紧急告示都贴在城门口了，河岸上的人都是县里派人叫回来的。你不看那大路上，正派了人到前面去欢迎联军司令的代表？”说着，将手向南一指，只见三顶蓝布小轿遥遥抬向远路而去，后面跟着几个短装行人，肩膀上都荷着高脚灯笼，走路时将那灯笼正摇晃得东倒西歪，因道：“你不认得那是商会里的三顶轿子？他们不是连夜赶去说和为什么？”曾仲实犹豫着道：“这样子倒好像是有事，但是……”曾伯坚拉住他一只手，一直就向进城的大路上拖，跌着脚道：“先生！你就赶快走吧。有事没事，你回到家里再去研究，大概也不会迟吧！”曾仲实一看他哥哥惊慌的样子也不减少于其他路上的行人，这是不容再和他讨论情形急缓的了。

走到了城门口，只见城外一条街上的店房一齐都紧上着店门板，只将门开着半扇，以便出入。有些年老的商人靠了那门，直望着行走的人出神。城门也不像以前那样大开，闭着左边一扇，右边一扇虚掩着，刚刚留一个人可以进去的路。四个武装警察分列着门的两边，每个人手上扶着一

杆上了刺刀的枪，一个个行人由他们面前过去，他们的眼睛里似乎都放出一道凶恶的光焰来。

兄弟二人进了城，一看城里的情形，正不亚于城外。一家家商店都紧紧地闭着店门，街上所走的全是由城外看龙船回来的人，十字街口从前摆着许多浮摊，都收得干干净净。一家当商门口一字门的土库墙上，高高地贴了一张笔写的新告示，告示下一堆人站住，都向白粉墙上昂着头。曾仲实对伯坚道：“现在我们是进城了，纵然有兵来，也杀不进城。能不能够让我看一看这告示再回家？这一会子工夫，我想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曾伯坚道：“但愿不出乱子就好，并不是我怕事。兵荒马乱，手上拿了兵权的人还生死未卜，像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遇到了这种风潮，怎样不要小心躲避？”

曾仲实也不等他哥哥说完，早挤到人丛中去，看告示，只见那告示上写的是：

为布告事。顷接邻邑西平来电，该县城外十里铺已到了联合军队伍，邑城危在旦夕。除一面巩固城防外，已飞电省城告急，并电本县各界，加以注意等语。本知事守土有责，爱民爱国，未敢后人。业已与本县商会、教育会及在城各绅商开紧急会议，共商防务，议决妥当办法，以求和平解决。仰阖邑商民各安所业，无得惊扰。如有造谣生事者，一经查出，即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

此布 安乐县知事唐履本

曾仲实望着告示道：“已得妥当办法。不知道有了什么办法，何不说出来大家听听呢？”曾伯坚走上前拉了他的手道：“回去吧，母亲正在家里望得急杀，你有这闲工夫在这里咬文嚼字！”不容分说，拖了就走。兄弟走进住家的那条安仁巷时，一望同巷的人家一齐将大门紧闭。站在巷这头望到巷那头，空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子，一直到自己家门口，邻居的门户全是关闭的。

曾伯坚将自家大门重重拍了几下，才有老仆李发出来，在门里连问了几声：“是哪个？”曾伯坚先答应了一声：“是我！”后又说，“我的声音你